



韩国现代小说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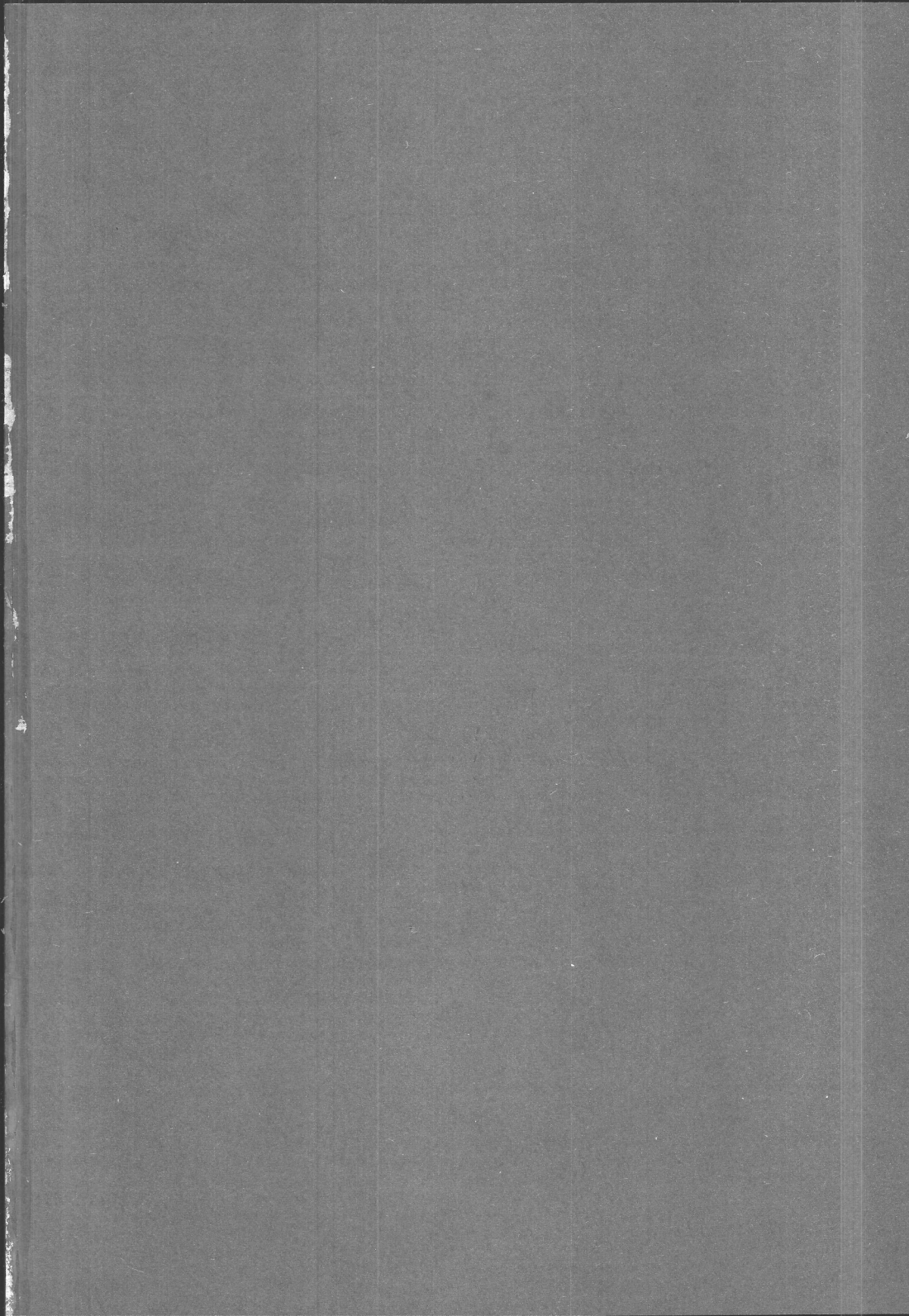
—— 通过小说阅读韩国

〔韩国〕金承钰等 著
金 冉 译

镇守要回来了。镇守要活着回来了。某某人来了战死通知书。某某人杳无音信不知是死是活。而我们镇守今天要活着回来了。一想到这事儿，万道几乎都要飘起来了。也许是听了这消息吧，朴万道一口气就爬上了平常怎么也要歇一两口气儿才能翻过去的龙头坡。尽管胸口怦怦直跳，还一边喘着粗气，可是爬上了坡顶他都不想歇口气儿。因为隔着田野远远望见的车站里，正升起一股股白烟，而且传来汽笛的长鸣声。儿子坐的火车快中午了才会到……

韩国
文学
丛书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本书由韩国文学翻译院资助出版



韩国
文学
丛书

韩国现代小说选

—— 通过小说阅读韩国

〔韩国〕金承钰等 著
金冉译

镇守要回来了。镇守要活着回来了。某某人来了战死通知书。某某人杳无音信不知是死是活，而我们镇守今天要活着回来了。一想到这事儿，万道几乎都要飘起来了。也许是听了这消息吧。朴万道一口气就爬上了平常怎么也要歇一两口气儿才能翻过去的龙头坡。尽管胸口怦怦直跳，还一边喘着粗气，可是爬上了坡顶他都不想歇口气儿。因为隔着田野远远望见的车站里，正升起一股股白烟，而且传来汽笛的长鸣声。儿子坐的火车快中午了才会到……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现代小说选:通过小说阅读韩国/(韩)金承钰
等著;金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韩国文学丛书)

ISBN 978-7-02-006642-1

I. 韩… II. ①金…②金…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
韩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3946号

责任编辑:仝保民 装帧设计:柳泉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王景林

韩国现代小说选:通过小说阅读韩国

[韩国]金承钰 等著

金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43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0.125 插页3

2009年9月北京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978-7-02-006642-1

定价 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通过小说阅读韩国的精神文化史

(译 序)

五十年代韩国小说被后人评价为“感情过剩”、“缺乏对具体事物的冷彻观察,只对抽象的表层无条件地予以赞叹”。换句话说,就是作家对现实的观察更多地渗入了个人的、主观的感情。可以把感情泛滥的原因,归结为这场南北战争导致的受害心理。战争在一瞬间连根拔除了赖以生存的生之根基,引发了精神上的混乱状态。五十年代的文人不再追求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和自我存在的意义,因为这一切都变得不可能了。那个时代留给个人的只有对现实的非常具体的幻灭,无从判断是非的自相矛盾,还有如同自我分裂一般的自我意识。所以从根本上说,五十年代的作家是带着战争留下的精神创伤进行思索的,这也是五十年代的小说执著于非本质性的具体事物和问题的原因。典型的作家有孙昌涉和徐基源等人。本书收录的《受难二代》也是一

篇盛满这段苦难史的经典短篇。

河瑾灿的《受难二代》故事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五十年代朝鲜战争。故事发生在五十年代的韩国。参加朝鲜半岛南北战争的儿子朴镇守要活着回故乡了，父亲朴万道兴奋地赶往火车站接儿子。朴万道在日本强占朝鲜半岛时期被掳去当劳工，在修筑防空设施时失去了一条胳膊。他回想着自己经历过的往事，为了庆祝儿子平安归来，早早路过市场买了巴鱼拎在手里，兴冲冲地赶到火车站。当儿子镇守从火车上下来时，他却发现儿子已经失去了一条腿。难以抑制愤怒的朴万道头也不回地朝家走去。拄着双拐的儿子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在回家的路上，路过酒馆时喝了碗酒，一路上对着话，这对在战争中伤残的父子无奈地接受了各自的命运。在过小河的时候，没有一只胳膊的父亲背起没有一条腿的儿子晃晃悠悠地走过独木桥，把作品推向了高潮。如同作品题目暗示的，这篇短篇小说通过父子的苦难史，勾画了韩民族的苦难史。但是作家的视线没有停留在父子受难的悲剧场面，而是通过这对在战争中伤残的父子合力过独木桥（儿子一手拎鱼一手拎木拐，趴在独臂父亲的背上）的场面，表现了民族的悲剧和苦难只能通过和解合力克服的主题。

被称为6·25战争的朝鲜战争，留给韩民族物质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伤痛，直到六十年代仍然不能被作家们轻易忘却。吴相源、徐基源、姜龙俊等作家持续关注了战争的创伤。与此同时，被称为向内心世界探索的技巧派的年轻一代作家们，在这一时期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李清俊、朴泰洵、全商国、柳在用等人为其中的代表作家。他们用纤细、高超的语言，描绘了个人化的内省和全新的感性世界。崔仁勋的长篇小说《广场》也发表

于这一时期。经历了“4·19革命”^①和“5·16军事政变”^②后，作家们对政治、社会的觉醒和批判意识逐渐提高，涌现了一批揭露和讽刺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关注底层民众的情感和苦乐悲欢的作家。金承钰被誉为最能体现六十年代时代精神的代表作家。

《汉城，1964年冬》的故事，发生在1964年冬寒冷的汉城，“我”在路边临时酒铺（大排档）帐篷里遇到了自称“安”的研究生，两人凑到一起喝酒聊起来。安看起来像是富家子弟。“我”报考陆军士官学校落榜后在失意中徘徊，现在区政府兵事股工作。两人聊得很投机，决定离开酒铺再喝一杯，然后找一家旅馆睡一宿。这时，在一旁喝酒的样子像穷光蛋的中年男子，苦苦哀求他们带他一起去。他是图书推销员，妻子因急性脑膜炎刚刚死去，因为没有钱举办葬礼，他把妻子的遗体卖给医院，正处于

① “4·19革命”是1960年4月发生的民主革命。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1960年3月15日的总统选举中，自由党政权的非法、不正当选举活动。更深层的原因是李承晚政权的独裁和镇压。六十年代执政的李承晚政权的权力结构，跟政治思想界特别是学生们的价值观之间有着不可弥合的矛盾。因此，“4·19革命”是学生和市民反对李承晚政府及其支持者的民主斗争。发生“4·19革命”的前几周，各地方城市相继爆发了高中生抗议非法选举、反对自由党和警察镇压民主运动的示威。李承晚无力解决事态，反而污蔑抗议活动是共产主义者在背后操纵，是政治野心家煽动的青年人的暴动。这更激怒了青年示威者。4月18日汉城高丽大学的示威学生遭到警方唆使的反共青年团的袭击。4月19日三万多名愤怒的大学生和高中生涌上街头抗议示威，跟前来镇压的军警发生冲突。警察向示威者开枪，学生们的示威活动发展成为暴动。釜山、大邱、光州等地方城市也随即发生数千人的暴动。到当日的子时，仅汉城市就有约一百三十人死亡，一千名以上示威者受伤。随即全国进入戒严状态。19日以后，全国各地继续发生示威和暴动，普通市民也加入了抗议活动。

② “5·16军事政变”是1961年5月16日第二军副司令官朴正熙少将主导的军事政变。约二百五十名军官和三千五百多名士兵越过汉江占领中央政府各部门，掌握了国家政权，宣布推翻了第二共和国的张勉政府。

极度绝望之中。他要在当晚花光卖遗体的钱，于是三个人一起去中国料理店喝了酒，又去洋装店买了领带，又在街头买了水果，可钱还是剩下了。三个无聊的人乘出租车追赶消防车，来到火灾现场。中年男子喊着妻子的名字，把剩下的钱扔进火堆里。三个人一起来到旅馆，不理睬中年男子要跟他们同住一间的请求，三个人各进一间住下了。第二天一早，“我”发现中年男子已经自杀。“我”和“安”嫌处理后事麻烦，便扔下男子的尸体溜出旅馆，在街上分手了。这部作品通过三个精神极度空虚的男子在一个冬日夜晚的经历，刻画了一个悲剧性的黑暗时代。特别是通过两个二十五岁青年的游戏般的对话，使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像一幅幅插图一样在作品里闪现，形象地描绘出产业化和现代化开始兴起的六十年代的汉城，三个男人的彷徨和绝望——面对共同体意识的崩溃、故乡的丧失，他们既无法认同现代资本主义的理念，又不眷念正在消失的传统。这些年轻人的精神世界的彷徨，通过怀疑主义者“安”和始终冷笑的“我”之间的毫无意义的对话，表现得淋漓尽致。而面临生存绝境的中年男子却与他们完全相反，他既是穷光蛋又没受过教育，他只是在失去人生伴侣的时候，想要寻找分担痛苦聊以慰藉的同路人，可是两个青年人却没有理睬他，任由他走上自杀的境地。中年人的死亡，象征着旧时代的人物，因无法适应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而被淘汰。最后，通过两个青年人的叹息：“不觉得我们太老了吗？”表达了戴着冷笑和怀疑假面的青年人，也有渴望真诚的另一面。

到了七十年代，一些文坛主将开始露出隐退迹象的同时，一批年轻的作家焕发出耀眼的光芒，如崔仁浩、黄皙暎、赵海一、赵善作等新秀纷纷发表力作。这一时期在报纸上发表的短篇小说

被称为“报纸小说”，成为这一时期的亮点。朴景利的《土地》等经典长篇也在这一时期开始陆续发表。七十年代韩国的产业化发展虽然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增长，却导致了农渔村的没落，韩国人原有的共同体意识也随之崩溃。作家们开始关注由此导致的城市和农村的巨大差异，以及流浪人口增加等等社会问题。

黄皙暎《去森浦的路》讲述了几个到处流浪讨生活的人，在失去心灵的故乡后的悲哀。主人公英达离开打零工的地方，毫无目标地踏上旅途时，遇上了准备去故乡森浦的郑氏，遂决定跟他同行。他们为了搭上去森浦的火车，徒步前往月出里的时候，遇上了名叫白桦的年轻女人。白桦十八岁时离家出走四处流浪卖身。他们三人一起赶往月出。白桦对英达产生好感，提议一起去她的家乡，但是英达拒绝了。在月出站，听说森浦也因为大开发，变成了一块大工地时，郑氏再也迈不开脚步了。他和英达一样，也失去了心灵的故乡，成了没有目的地的旅客。这部作品描绘了由于产业化发展、农村社会的没落、城乡巨大差异导致的七十年代韩国社会的黑暗一面。作品人物英达、郑氏、白桦都是背负着心灵的故乡四处流浪讨生活的人，都是一群没有未来的人。其中只有郑氏还怀揣着地处偏远的小渔村——森浦，可是在搭乘归乡火车之前，却听说美丽安静的森浦也被开发成观光地，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时，他也成了跟英达和白桦一样失去故乡的旅人了。森浦作为虚构的地名，象征着流浪者永远的心灵故乡。

李文求的《俺村的金氏》是系列短篇小说《俺村 O 氏》的第一篇。《俺村 O 氏》系列小说通过作家李文求的农村生活体验，揭示了七十年代波及农村的现代化、产业化的负面影响。城市和农村的不均衡发展过程中，传统的农耕社会和风俗美德逐渐崩溃，产业化的副作用在农村不断漫延。作者用幽默的笔调描

写几个连在一起的小故事。主人公金氏为了抗旱救灾而偷水盗电,被当场抓住陷入窘境时,正好赶上预备役训练,使他摆脱了危机,甚至还在预备役教育会场跟副面长(副乡长)抬杠。这部作品描绘的农村社会的崩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城市产业化的影响,农村的日常生活陷入窘境;二是因这种外部的影响,农村社会开始从内部崩溃了。作品中的人物“副面长”居然连农村社会的具体现实都不了解,由此可以看出政府的文件政策一类,跟农村的实际不相符,农村社会在表面上被歪曲了。原著全部使用了韩国农村特有的方言俚语,使习惯于城市化规范洗练文体的读者们,在阅读作品时常常遭遇连词典里都找不到的生疏单词和口语,虽然导致阅读的困难,但是却充满了土著和诙谐之美。这种语言风格,表达了作家顽固抵制城市化、文明化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病的态度。

八十年代可以说是韩国文坛的鼎盛时期,一批大部头经典长篇小说,即所谓的“大河小说”陆续问世,受到了读者们的热烈回应。如黄皙暎的历史小说《张吉山》,赵廷来的《太白山脉》,李文烈的《英雄时代》等。诗人黄芝雨、金光圭等人也在七八十年代开展了旺盛的创作活动。八十年代的韩国社会是经历六七十年代的产业化发展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均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南北分裂的伤痕和反思依旧是作家们不断思索的主题。同时,剧烈的社会变革、民主化运动、劳资纠纷等新的社会问题也引起作家们的关注。

在方贤石的中篇《黎明出征》中,美贞和敏英、铁顺三个普通女工,把世光物产株式会社当成“我们的会社”,尽心尽责地分别工作了三年、七年、八年,但是每天的工资只有三千七百二十韩元。订单繁重的时候连喝咖啡的时间都没有,女工们拼命工作,

但是会社仍嫌不够,还要把一个部室分成两个部室,让她们自己展开恶性竞争以谋取资方的利益。有所觉悟的女工们在铁顺和美贞的带领下,组织劳动组合(工会),要求提高日薪一千五百韩元,取消不合理的加班,并为此举行了罢工静坐示威,却遭到资方的无情镇压。他们静坐示威一百五十多天,击退了资方爪牙“救社队”的镇压,拒绝了社长金世豪的金钱收买,坚决抵制资方的伪装停业。铁顺在示威中,为悬挂横幅爬上楼顶时不慎坠落身亡。她的血激励了罢工女工们的斗争意志,女工们高喊着“可以死,但不能输”的口号,在黎明时分冲出工厂,奔向胜利……七八十年代韩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亮点,就是所谓的“劳动文学”。八十年代劳动小说的主要观点,也是“参与文学”、“纯粹文学”、“劳动文学”。《黎明出征》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真实再现了劳动者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悲惨的底层生活。在这部作品里,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关系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劳动小说大体上通过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再现了劳动者的权益,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矛盾。

金永显的《深深的江水远远流》则直面南北分裂的现实,讲述那场战争留下的伤痕。故事始自父亲下葬后,身患肺结核病的长子万基坚持要将早已过世的生母与父亲合葬,自然遭到全家人的反对。因为次子基浩和老三炳涉的生母还健在,而且父亲跟万基的生母在名分上不是夫妻。由此引发了一段纠缠不清的历史恩怨:父亲年轻的时候,作为讨伐队员,用竹枪刺死了万基的生父,并把精神失常的生母据为己有;后来万基的生母患肺结核去世,父亲把万基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并在结婚后又生了老二基浩和老三炳涉。回想着童年往事,基浩终于同意让万基的生母和父亲合葬,并要求万基去疗养院治病。人们开始

聚在院子里焚烧死者的遗物，火光照亮了黑暗笼罩的农家小院。《深深的江水远远流》再现了民族的悲剧现实，表达了克服悲剧的意志。这部作品又一次关注了朝鲜半岛分裂的现实，通过一个普通家庭里发生的事，真实描绘了左、右翼的矛盾冲突导致的那场民族悲剧。作品结尾基浩同意合葬以及焚烧死者遗物，可以看做是年轻一代人反省上一代人的罪过，努力化解矛盾和悲剧的结果。金永显的小说特点是真实记录这个时代里备受压抑的生活，认真剖析了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推向绝望境地的原因。

金南日的《活儿和饭和自由》则刻画了一个参与过学生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的巨变和压抑的生存环境，由苦闷、内省到成熟起来的心路历程。曾经主导过学生运动，而且被捕入狱过的知识分子“我”，在一家小出版社担任编辑部长。整篇小说描写这位连微薄的月薪都不能按时领取的、勉强糊口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平凡的工作日结束时的所思所感。作品通过几个小故事描绘了他在一天时间里经历的所有郁闷。主人公没有被自己的观念束缚，而是不断的审视他周围变化中的环境，即决定自己人生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因为他毕竟曾经主导学生示威活动并经历过监狱生活，懂得决定自己的人生。作家从《背理》到《活儿和饭和自由》到《亡命的终结》，表现了七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在人生和思想意识上发生的变化，即：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一位知识青年，通过跟周围世界的观念冲突，思想意识到逐渐成熟起来，最终通过反省现实和具体的生存条件获得的经验，敢于直面制约和压抑，获得了对未来的希望。特别是发表于1989年的《活儿和饭和自由》以这种时代精神为主题，表现一个脆弱的文人对剧变中的时代的反思。

进入九十年代，虽然出现了大量商业化的小说，搅乱了读者

们的视线,但是朴景利的杰作《土地》历经二十五年终于完整面世,成为韩国文坛的一件大事。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无论题材还是形式都显示出多元化特征。洪盛原的《东方破晓》和《月和刀》备受关注。申京淑、孔枝泳、金仁淑、殷熙耕等年轻女性作家的创作活动,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亮点。九十年代的韩国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国际化特点,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趋于稳定。随着社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传统的共同体意识逐渐被个人意识取代,写作同样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开始执著地探索人类的精神世界,而宏大叙事的解体和個人欲望的喷发,也使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异彩纷呈。

申京淑是韩国当代作家当中,特别关注潜意识世界、探索人类的内心的作家之一。《关于院子的小故事》是一篇个人的隐秘告白。“我”是一个柔弱的人。一个人孤独的品味妹妹结婚离去后的空缺,面对坍塌下来的牛奶盒,流过泪后选择了一头扎进台灯下用写作忘却孤独;房东要求腾出公寓,在孤独的社会里“我”要面对将成为“被抛弃的存在”的事实时,也仍然选择了逃进短篇小说《聚光》的创作中,试图忘却那份孤独感。临近搬家的最后期限,“我”才急匆匆搬进一幢隧道旁的公寓608号。因为临近道路,“我”不得不忍受不分昼夜的嘈杂声。一天晚上,在欣赏了马友友的演出后回家的路上,在公寓前看到了抱着鸡的少女。一转眼少女就消失了。我乘电梯上楼时,“院子”忽然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包围了“我”。“院子”就是不时地袭击“我”的生活、浸透“我”的心灵的往日记忆。申京淑的小说总是沉浸于“忧伤”,她在存在的忧伤、离别的忧伤、爱的忧伤等等许许多多的忧伤里,构筑了自己的小说王国。

在殷熙耕的《继承》中登场的父亲,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他是一位外表强悍的企业家,整天忙于打高尔夫球等社交活动,蔑

视妻子，跟子女也很少对话，甚至不让家人知道自己的财产，在外面似乎还有女人……他突然被确诊为癌症，只剩三个月的时间了。但他仍然朝气蓬勃地开始新的创业活动，却无人发现他已陷入无法挽回的困境。在他再次倒下后，儿女发现他的公司早已倒闭卖掉，他已经身无分文了。昔日的企业家住进了地方小医院的多人病房，在恶劣的环境中等待死亡。本来女儿N对父亲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只知道他是一个强硬的实业家，可是当父亲身患癌症、公司也倒闭的时候，对父亲产生了同情心。在父亲十分强健的时候，一直报以冷笑的她，从未意识到父亲在她的心里是多么巨大的存在。父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让她继承。他的儿子J也一样。世纪末多元社会里，把善与恶一分为二的二分法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美丽”、“靓”等一类唯美主义的词汇。在这种变化和混乱中，我们似乎可以通过这部作品听到作者发出的冷笑声。向过去报以冷笑，否定未来的希望，冷眼回顾曾经在善与恶的权威中饱受压抑和痛苦的过去，这就是殷熙耕的九十年代。

金仁淑的《海与蝴蝶》缘自作家本人在中国大连的生活经历。作品首先从主人公“我”接到彩琴的电话，然后陷入回想展开的。“我”跟中国朝鲜族女性李彩琴在酒店里初次相逢。她是在“我”母亲开的饭馆里打工的朝鲜族大婶的女儿。她要去韩国跟四十多岁的男人结婚。对于这对朝鲜族母女而言，如同韩国人眼里的美国一样，韩国是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土地。而我是一个跟丈夫不和，带着孩子渡海到中国这一陌生国土来的韩国女人。彩琴的父亲一辈子背负着小时候目睹枪毙死刑犯的噩梦，居然让“我”这个韩国女人产生了共鸣。我化做了蝴蝶飞越茫茫无际的没有落脚休息处的大海。不管蝴蝶是我、还是丈夫、还是彩琴、还是彩琴的父亲、还是周围的某个人，都要在一望无际的

海上奋力飞越。他们的命运的相同之处，就是要不停地飞越。生的本身意义不正在于飞越吗？

进入二十一世纪，没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反而是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因为这是一个多元化的、反对深度、崇尚浅显的商品时代。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思潮不仅仅流连于学者的书桌上，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越来越精细的商品化、越来越激烈的生存竞争、越来越发达的物质文明、越来越深重的孤独感，这就是年轻一代作家必须反思的社会现实。这一时期，金英夏、朴玟奎等新生代作家以崭新的想像力备受瞩目。

朴玟奎的《是吗？我是麒麟》是一部结构独特的小说。在商业高中读书的“我”必须整天忙于打钟点工赚钱。一开始虽然拒绝“算数”的世界，某一天通过父亲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终于领悟到他也不得不进入“算数”的世界。有一天“教练兄”介绍给他一份每小时三千元的钟点工，就是在地铁站人流高峰期推人挤车的“推乘员”。他在推人挤车的过程中，目睹了全人类的惨象，也遇到了被人推来揉去的父亲。奶奶长期患病，在商场当清洁工的妈妈忽然晕倒住进了医院。不堪生活重负的爸爸有一天消失了。“我”担负起生活的重担，妈妈也康复出院了，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可是爸爸没有回来。有一天，“我”在地铁站的月台上见到了一只麒麟，“我”凭直觉相信它就是爸爸。我坐到它身边开始讲述这段时间来家里发生的事儿，劝爸爸回家。麒麟却把前爪搭在“我”的手上，无动于衷地回答：“是吗？我是麒麟。”这一句“是吗？我是麒麟。”在小说中引起了波澜万丈的效果。整篇小说的语言和结构都是为这一句话而铺垫的。因为这最后的一句，本来洋溢着欢快和朝气的小说，一下子坠入了凄凉的悲伤中。作家把在激烈竞争中遭到淘汰的父亲，远远地送到了“他

者”的世界。因为对话已经不再成为可能。

全成太的《穿越国境的事》通过韩国人“朴”的视角，以第三人称线型展开。故事从韩国人“朴”从柬埔寨穿越陆路国境到泰国一边旅行开始。在走过国境桥时，朴被身后小孩子的哨子声吓得狂奔起来，最后跌倒在地。引发这场意外骚动的原因，是因为在朴的潜意识里潜藏着对国境的恐怖心理，因为对于来自分裂的国家（朝鲜半岛分裂）的人来说，“穿越国境的事就意味着死亡”。朴在路上跟一群日本人同行，其中有日本大学生直子和貌似她父亲的小林。后来在泰国的街上再次遇到直子后，两人在酒吧里畅谈时，了解到直子和小林其实是情侣关系。朴和直子产生好感并热烈相爱，甚至先后来到一座岛上，却发现两人之间有一道无法逾越的“国境”，两人终于无奈地分手了。这部小说通过穿越柬埔寨和泰国边境的朴，从侧面刻画了一个内心混乱的新青年：时至今日，分裂的现实对于韩国人来说，无论迈向全球化还是走向世界，注定要招来一种无法回避的内心混乱。

修改完这部小说选的译稿，仍然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惶恐。既为能有幸翻译这部韩国现代小说选而感到兴奋，期待中国读者能通过这部小说选，更多更深地了解韩国社会和文化，也别忘了为创作出这些优秀作品的作家们喝一声彩。同时也为自己没能更好的译出原著的精彩文字而深感惶恐。还要感谢韩国文学翻译院选编此书，并为翻译工作提供资助。

期待更多更优秀的韩国文学作品早日摆在中国读者们面前。

金 冉

2007年5月29日于韩国华城